

·世界文學選譯·



紙皇冠

(埃及)邁哈穆德·台木爾著
秦曼譯

大光出版社

世界文學選譯

紙 皇 冠

(埃及)邁哈穆德·台木爾著
秦 曼譯

紙 皇 冠 (埃及)邁哈穆德·台木爾著 秦曼譯

大光出版社出版 香港北角馬寶道 64 號

大千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2號D

一九七四年十月初版

H. K. \$ 3.80

出版說明

「世界文學選譯」是我們計劃出版的一套翻譯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叢書。

中國與世界各國在文化上的交流，已有逾千年的歷史。我國有自己古老的輝煌燦爛的文化傳統，我們珍視中國的文化傳統，同時也尊重和喜愛外國優秀的文化成果。

我們的祖先向來是善於向別人學習，吸取外國文學藝術中優美有益的東西，作為豐富發展自己文學藝術的養料。外來的東西，經過我們先人創造性的勞動，溶化為自己的血肉，使我們民族的文學藝術更加多姿多采，我們應該繼承這種優良的作風。

世界各國的文學藝術，都有各自的傳統和特色，可是欣賞外國文學原著，往往存在着語言隔閡的困難。翻譯介紹外國文學對交流各國文化、促進我們文學藝術的創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為此，我們出版這套「世界文學選譯」，準備挑選一些外國近代及當代的優秀作品，介紹給讀者，供外國文學作品愛好者欣賞，也供文學創作者借鑑。

在浩如煙海的世界文學領域中，這樣一套叢書，誠不可能包羅所有國家及其作家之名著，只可能介紹其一鱗半爪，故我們重點將放在介紹些有一定藝術欣賞和借

鑑價值之外國作品，擇其在意義上能鼓舞人進取向上，具有民族特色及時代氣息，能反映外國人民的生活及社會現實者。

欣賞外國文學，既可以豐富我們的精神生活，又能够促進我們對於各國人民生活文化風俗的了解，有助於我們接觸更廣闊的天地，開闊我們的視野。同時也可以吸取其在藝術上對我們有用的東西。

出版這樣一套叢書，在我們還是一種嘗試，翻譯外國文學本來是一種困難的工作，加上我們能力與條件的限制，錯誤在所難免。誠望各地作者、譯者、和讀者，給予大力支持。使廣大讀者能從欣賞外國文學作品中有所增益，我們將感到無限欣慰了。

目 錄

紙皇冠.....	1
沙良總督的姑媽.....	9
薩比哈.....	23
納德日雅.....	34
塔瓦杜德太太.....	40
二路電車.....	45
旅行家.....	58
歸來.....	68
死的喜劇.....	78
遊行示威.....	88

紙 皇 冠

呵，檢察官先生，你是問我为什么要殺害查希爾先生嗎？……我沒有殺害他，我從來沒有起過這種念頭。別人說我殺害他，那是在欺騙你。不過，我跟誰也沒仇沒恨，沒人會誣告我。說我殺了人，誰能做証呢？說我犯了罪，這實在不公道……大家都知道，我真誠地敬愛查希爾先生，他是我們戲班的領導人，我在他的戲班里干了二十多年了。我一向很尊敬他，我感謝他對我的关怀和照應。他喜歡我，他重視我的天才，賞識我的能力。在我們演員當中，有誰能否認這一點呢？先生，你再審問審問他們吧！他們一定會明白自己的錯誤，承認自己說謊的。

為什麼我要殺害查希爾先生呢？

怎麼能夠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呢？我走起路來總是小心翼翼，生怕踩死一只螞蟻，或是踏碎一個甲蟲！我覺得再沒有比傷害生靈更可怕的事情了，如果我踩死了那些昆蟲，我的心里就會很難過。真的，再也沒有比傷害生

灵更可怕的事情了！就是在舞台上，我也討厭杀生；由于我非常討厭杀生，同事們一向認為我是个善人。在分配角色的时候，我总是竭力爭取扮演一位仁慈的皇帝。我扮演这个角色已經博得觀眾一致的贊賞……这是当然的道理。因为我并不是在扮演皇帝，也不是在模仿皇帝；皇帝这个角色就是我的生活，就是我的本性。

相信我吧，檢察官先生！我不是杀害查希尔先生的凶手。假如你認為我是凶手，因此要來審訊我的話，那么我就只好把我的生活、我和查希尔先生和他的戏班的关系，一五一十地講給你听。

二十年来，我一直扮演着仁慈的皇帝这一角色；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彩柱描金的华丽王宮里。我坐的是龙墩，戴的是綴滿珍珠的皇冠。我穿着綢緞的和天鵝絨的龙袍，侍童在后面提着袍襟。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大張盛筵，用高貴的器皿进餐，用晶瑩的大杯喝酒，把金幣撒給我的臣民。

不錯，先生，我的宮殿寶物都是用紙和白鐵做成的！但是，不論哪一個皇帝或是蘇丹，都沒有在自己的宮殿里象我这样享过福。我現在流的眼泪，不就可以證明我有过这些宮殿嗎？檢察官先生，要是有人給你十吨純金，可是叫你搬到荒野里去住，你会觉得怎样呢？要是有人把你連同你的金子放在一个沒有生靈的地方，你会觉得怎样呢？那时候，难道你还需要这样多的財富嗎？你要財富

有什么用处呢？我觉得紙和白銥比所有这些黃金貴重得多，因为我在自己的宮殿里可以享有皇帝的威严和苏丹的权柄。

請你老实相信我的話吧。先生，我可以向你起誓，当我离开御膳桌的时候，我觉得比那些在招待宴上大吃大喝的人們还要飽！直到現在，我还感覺到人們用鑲嵌宝石的金樽給我所斟的远年陈酒的热气和芳香。

当我赦免一个被劊子手押往刑場去的罪犯时，我的心里会感到無限的欢喜。罪犯会用充滿幸福的眼光看我，接着便俯伏在我的脚下，叩头謝恩。这种場面常常使我的心跳动，使我眼里流出泪来。

檢察官先生！請允許我揩去自己的眼泪吧。請你看在真主的分上，千万别笑話我。我的确享尽了帝王的一切富貴榮華。滿朝文武穿着华丽的服装，到我面前跪下，表示至上的恭敬——难道我能忘得了嗎？一些絕色的歌女和手执皮鼓的舞姬供我作乐——难道我能忘得了嗎？在那时候，我这仁慈的皇上就脫下外面的龙袍，狂欢一番。难道我能忘記那些暗送秋波的美女嗎？在她們看来，我咀角微微一笑就是最高的奖賞。

呵，先生！二十年来，我一直过着偉大帝王的生活，我有百姓和軍队，王公和大臣，我的周圍是男女奴隶。这許多年，我享受着我的威权。

我說一句話，就是不可違抗的法律；我向左右看一

眼，就是必須执行的神聖命令。

这样过去了許多年。可是，我在演戏以后沒有可以讓我休息一下的家，又不喜欢和同事們到咖啡店去消磨时光。我听到他們的無聊談話，心里只会生气。剧院是我唯一安身的地方。我所有的余暇都是在剧院里度过的。剧院的布景和道具陪伴了我一生。大家都說我是皇上，是發号施令叫臣民服从的人。

有一天，查希尔先生找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他客客气气地迎接我，遞給我一支香烟。我点着烟以后，他就开始講起我的戏剧活动，夸奖我的天分。

“馬赫孚斯先生，你当然知道我很喜欢你，很重視你。你知道，我非常感謝你替我服务，所以我想給你一些獎賞。”

我很感激地看了他一眼，說：

“先生，你对我很滿意，我觉得这就是最高的獎賞了。”

“演員的道路是艰难困苦的，干这行职业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你已經在我們这里工作二十年了，你和我們同甘共苦，你把一生的精力都獻給我們，使我們利用了你一生的精华。現在我們該考慮一下你的休养問題了。我們決定不讓你再工作，但是薪水照样發給你。”

我弄得莫名其妙，就問道：

“你想要解雇我嗎？”

“是的。不过，你照常可以領全部薪金。”

我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低下了头。我的思想混乱了，我的眼前出現了一幅幅的圖画：瞧，在我的房間里挤滿了朋友，其中也有我的王公大臣；瞧，我的奴隶和衛士們一听说我要退位，都来向我告別。我听见悲哀的乐声，我看見自己走下宮殿的大理石丹墀，我看見我的臣民匍匐到我的龙袍边缘上，抹着惜别的眼泪。

查希尔說話的声音使我清醒过来：

“你怎么啦？清醒一下吧，馬赫孚斯先生！”

我眼睛里充滿了泪水，看了他一下。

“真奇怪，你好象很不高兴？”

我上去握住他的手。

“我的先生……先生！我不要薪水。我什么也不要。請允許我在你的剧院里工作吧，不必給我錢。請不要把我赶走吧！”

“先生，这是哪里的話？我并没有赶你呀。我只是要給你应得的报偿。你再稍微想一下吧。你一定是太累了。你去休息休息，仔細想想，然后再来找我。我們还要談一談。”

* * *

查希尔先生沒有接受我的請求。演員們都責备我，他們都称赞查希尔高尚和慷慨。我明白自己的錯誤以后，就放下工作，在离剧院老远的地方租了一間房子，决

定远远躲开剧院来度过自己的残年。我不希望有任何东西使我想起舞台，免得徒增烦恼。我决定认命了，既不生气，也不发牢骚。但是，我的行动还是和在演戏的时候一样。我尽量和街坊在一起，因为他们能够百般安慰我，使我解闷消愁。

我在那个地方住了三个月。我老实告诉你，先生，这一段时间我过得很平静。我的新朋友都很喜欢我，我也同样喜欢他们。我在咖啡店里和他们相会，在那里度过傍晚。他们常常请我讲自己的生平，我也很乐意回想我在舞台上的帝王生活。喝上几杯酒，我就觉得自己又成了皇上，我又看见了雕梁画栋的宫殿，摆满山珍海错的膳桌和镶着宝石的金樽。

我的周围是一些普通的人，但是，我好象看见他们匍匐在我的面前，我好象听见悠扬的音乐，击剑和战鼓的声音萦绕在我的耳边。

我就是这样和自己的新朋友消磨时光。我回到家里倒头就睡，梦里依旧过着宫廷生活，我发出敕令，享受自己的权柄和威力。

是的，先生！我说老实话，这三个月我过得太平。

一天晚上，我到咖啡店去，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张戏报。我拿了起来，但是决心不去看它。我觉得很奇怪，这张戏报怎么会跑到如此遥远的地方来。这是偶然飞来的呢，还是命中注定的呢？它怎么会落到我手里呢？后来

我还是把戏报打开了，我的心砰砰地跳起来，我的眼睛眩晕了。因为我从戏报上看到，今天晚上查希尔先生的剧团要演出“王中之王”——这是使我成名的拿手好戏。我知道了，查希尔将要亲自扮演仁慈的“王中之王”的角色……

我不由自主地离开咖啡店，撒腿往前跑。人们很惊奇地看着我的后影，打听出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仍然往前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费了好大力气跑到剧院，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在一个黑暗的墙角站下。我休息了一会儿，从小门走进剧院，谁也没有看见我。

检察官先生！现在使我心里最不安的，就是你不了解剧院，不懂得剧院的精神。你没有在神圣的舞台上站过，你没有对剧院发生过兴趣，你一定体会不到我重新置身于自己所熟悉的环境时的心情。我的心头涌起一桩桩的往事，我最近三个月来失掉的热情和力量又都回到我的身上。我相信我能够创造出奇迹来。于是，我就跑到衣箱那里去，取出“王中之王”的龙袍、皇冠和权杖，开始穿戴起来。我化了装，然后对着镜子打量自己。

真主呵！他——“王中之王”——复活了，又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来了。我已经感觉不到名叫马赫尔斯的人了。是的，假如他是一个小人物，是一个愿意过下等生活的流浪汉，我怎么能感觉到自己就是他呢！

我走上舞台，我的帝王的美髯很威武地飘在胸前。打

火把的和打小旗的在两边伺候着我，兵士們举着长矛迎接他們的主子，喇叭声报告我的来临。我走进金鑾殿，它沒有一点变化：金柱依旧那么雄偉，玉壁依旧 鑲着珍宝，宝座上挑着紅天鵝絨的华盖。王公大臣在宝座周围侍立着。

我到底又回到自己的王国来执掌政权了！我迈着君主的庄严的步伐向宝座走去，向大家微微笑着。可是在这时候，我看到宝座上坐着一个我不認識的人。我仔細一看，原来他也是“王中之王”。我非常憤怒，忘其所以，就叫他滚开，因为他是一个篡位的家伙。他断然拒絕了。我忍無可忍，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用力举起权杖打去，然后失去了知觉。

此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随后人們就把我送到你这里来了。

先生，这就是我的情况！現在你可以相信我不是杀害查希尔先生的凶手了吧？

沙良总督的姑媽

在首都各晚报平日刊登治丧启事的专栏里，今日登出了黑框的巨幅消息。消息說：

“哀启！ 正直的、虔誠的、慈善的夫人，尊貴的穆罕默德·沙良总督閣下（退任的政府官員、丰功偉績聞名于世的顯貴人物）的姑媽，不幸于昨日仙逝。夫人身患不治之症，名医束手，最后寿終于查爾吉本宅庄园。送殯行列定于明日上午十时从車站出发；灵車将于九点半开抵車站。鉴于死者和她的侄儿的身份，預料將有許多顯貴人士參加送殯。”

克瑪里先生和朋友們圍坐在“琼第”咖啡館的桌旁，他們常来这里喝咖啡、抽水烟。他买了一份报，仔細讀完了这条触目的消息，接着纵声大笑，向所有在場的人說：

“朋友們！ 瞧这条非常重要的消息！”

大家都惊愕地望着他。克瑪里又嘲笑地加上一句：“沙良总督的姑媽去世了。”

有一位交谈的人惊奇地問道：

“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从来就沒有听说过关于这位姑媽的事情。大概是她剛一出世，死神就把她追回去了。”

他又大笑起来。一位朋友对克瑪里說：

“我却听说过关于这位姑媽的事情。”

“那才是怪事呢！”

“当然你会觉得奇怪，因为她的存在对大家是保密的。沙良总督竭力使別人不知道关于他的姑媽的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害怕家丑外揚。他不願让別人知道他有一位穷姑媽，几乎靠討飯过日子，住在查尔吉附近一間东倒西歪的茅棚里。”

大家惊奇地听着雷法特先生的話，克瑪里先生却說：

“由此看来，报上所說的死者寿終正寢的庄园，难道是捏造的不成？”

“当然是捏造的。沙良总督知道他的姑媽的境遇，也知道她生活困难，潦倒不堪，但是他絲毫无动于衷。我从可靠方面获悉，最近几年內他通过管家总共只給过她五十庫魯^①。”

“沙良总督否认他和她有亲戚关系，然而这位穷妇人却相反，她拚命拉住这种关系，以便求他帮助。总督想起这位亲戚就感到厌恨。她是唯一知道他的貧困的过去的

① 一庫魯合百分之一埃鎊。

人；那时他穿着粗藍布衬衫，戴着粗毡帽，放牧牲畜；有时头上頂着盛食物的盘子，給在田里耕作的父亲送饭。”

“真是怪事！雷法特先生！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事情的？”

“我从撫养过沙良总督的那家人的嘴里听来的。这家的家长，是一个高尚而慷慨的人。他认养了沙良，送他和自己的孩子們一道上开罗小学，供給他学费，一直到小学毕业。后来沙良沒有能力升入中学，他又帮他謀到一个政府机关的工作。沙良剛在工作崗位上站稳脚跟，看到前途无量，他就从一个谦虛听话的少年变成刚愎驕傲的人了。他的运气很好，很快就爬到了高位，而且变得更驕傲了。他的性格和志趣完全暴露了出来。他忘記了过去的一切，甚至忘記了那个曾教养过他的恩人。是的，朋友們，沙良是忘恩負义的，現在还往往如此。我們深知这个人的性格，因此我听到您所談的关于他的事情，并不感到惊奇。”

“难道除了这个穷姑娘以外，他就沒有别的亲戚了吗？”

“她是唯一尚健在的亲戚。他憎恨姑娘，不願认她，其秘密就在于此。”

“但是他毕竟还是认她了。”

“是的，只是在她死后才认她。”

“他认她的用意又何在呢？这真是太奇怪了。”